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舉人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一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接漢院以玉門陽關

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院塞也

西則限以

葱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

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

出于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

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

行至莎車爲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月氏音支

自車師前王

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

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

有常居不隨畜牧徙也著音直略反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

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

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

富給焉

師古曰給足也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師古曰錯雜也及

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爲中國之境界也

然西不

過臨洮

師古曰洮音土高反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

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票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

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屠音除

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令音鈴

○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今居縣名在金城郡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

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師古曰敦煌徒門反

列四郡據兩關焉自

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

西域者益得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

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

領護

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

以給使外國者

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

至

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

殄

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

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

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

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

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

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古

置也

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

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

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

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

音居言反

披莎車之地

師古曰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

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視也

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

輯之可擊擊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都護治烏壘城

○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

孫字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

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

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

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

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

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

孟康曰姑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

姑羌國王

號去胡來王

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

去陽關千八百里

○宋祁曰越本

八作六

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師古曰辟讀曰

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

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隨畜逐水草不田作

仰鄯善且末穀

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

弓矛服刀劔甲

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伴又音陞

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

師古曰扞音一胡反

去陽關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

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

師古曰卻音丘畧反其字

從尸尸音節下皆類此

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

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

西北至車

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

國種田又雜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

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

孟康

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

民隨畜牧逐水

草有驢馬多橐它

師古曰它古駝字也音徒何反

能作兵與婁羌同初

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

勞費故厭苦也

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

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

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

國屬漢也

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

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

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

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

侯

蘇林曰
浩音昊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

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

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

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

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
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

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

師古

曰以文簿一一責
之簿音步戶反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

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師古曰以
其言爲直

亦因

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卽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

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

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

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久

後復爲匈奴反間

師古

曰間音居覓反

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

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

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旣至樓蘭詐其

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

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

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

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

馳傳詣闕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縣首北闕下

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

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

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趙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

祖而遣之

師古曰爲設祖

道之禮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

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

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

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其後更置都尉伊循

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

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

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

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
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
千里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

師古曰扞音烏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

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

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

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

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犂接辟南不

當道

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
西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

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

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

師古曰鞬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

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

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

蘇林曰即中國

河多玉石

師古曰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

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秬音鷄拏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秬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拏耳非

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屬

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秬國王治烏秬城

○劉敞曰秬當作耗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

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

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

出小步馬

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爲

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卽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

有驢無牛其西

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

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

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

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捷谷

師古曰捷音鉅言反

去長安萬二

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

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

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

皆西夜類

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

師古曰言不土著也

隨畜逐水

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

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

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

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候都尉各

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
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
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
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

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
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

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

氏接

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

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

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

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屬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

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劉奉世曰按婁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

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關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婁羌相接必誤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

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

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

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

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

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

師古曰卽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

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

目宿雜草奇木檀櫟梓竹漆

師古曰櫟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

種五

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

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

爲器市列

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

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

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

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牛項上隆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掣靴以呼之沐猴卽彌猴也

珠璣珊瑚虎

魄壁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魄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

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
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
尤虛脆不貞
實非真物
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

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

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

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琅當德

師古

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

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
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
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
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

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恩

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

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
接近能爲寇也惡音苦類

反比音
類寐反

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

安西域

師古曰卿請曰嚮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

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

經歷不屬漢者凡四國也更音工衡反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

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

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

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請曰飢以下並同

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師古

曰餒飢也音能賄反

乞旬無所得

師古曰旬亦乞也音工大反

離一二旬則人

畜棄捐曠野而不反

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

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

然

師古曰嘔音一口反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

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行

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

阮谷盡靡碎

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

人墮執不得相收

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

師古曰九州冀兗豫

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

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

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

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卽止可至皮山也

於

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

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

與撲挑○宋祁曰景本挑作桃西與犂鞞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犂讀與驪

同鞞音鉅連反又鉅言反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人衆甚多往往有小

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

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

也四荒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

也

暑熱莽平

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

其草木畜產五穀

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屬賓同

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

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彫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彫亦頰旁毛也音

而茸音人庸反

俗重妄殺

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

其錢獨文

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

師古曰杖謂所持罷也音直亮反

絕遠

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

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

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

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宋祁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

其屬小

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

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

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

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

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

人民相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

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安息

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

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

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

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師古曰脊

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彊盛

而輕易匈奴也

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

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

擊大夏而臣之

師古曰解在張騫傳

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

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

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

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度也

有五翎侯

師古曰翎卽翕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

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

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

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

淖城

師古曰
淖音藻

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

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翎侯

師古曰肸
音許乙反

治薄茅城去都

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

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

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

干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

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

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

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爲匈奴

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

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

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
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
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
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
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

不肯拜使者

師古曰訖竟也

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

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

以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

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

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太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

子絕勿復使

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

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

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爲困苦

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

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其康

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

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嚧

王治蘇嚧城

師古曰嚧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

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
寐音度

治寐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

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韃王

師古曰奧音於六
反韃音居言反

治奧韃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

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

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

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

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

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

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

者酒馬耆目宿

師古曰耆讀曰嗜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

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

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

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

愛其實馬不肯與漢使安言

師古曰謂詈辱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

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

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旣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

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

師古曰昧音赫蔡音千曷反

後歲餘宛貴人

以爲昧蔡調使我國遇屠

師古曰調古諂字

相與共殺昧蔡立

毋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

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師古曰抵至也

求奇物因風

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風讀曰諷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

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

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

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

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鬚善賈市爭分銖

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

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

皆教之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

師古曰困苦也

故匈奴使持單于

一信到國國傳送食

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

不敢留苦

師古曰不敢留

連及困苦之也

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

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故必市乃得所

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槐音回

戶七百口五

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

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

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

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無人民西

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莎

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考證

西域傳本三十六國○

臣名南

按荀悅漢紀列三十六

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旣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
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毘屬罽賓亦不在
數中大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注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

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是歲神爵三年也○

臣召南

按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

三字訛通鑑考異已辨之矣

都護治烏壘城○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

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卽此

臣召南

按本

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而車師國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

所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尚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

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卽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白說非也

扞彌國傳今名寧彌○按此孟堅自据作史時言也後書曰拘彌國王居寧彌城

西夜國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臣召南按西夜與子

合是二國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漠書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子合國居呼犍谷此則糾漢書之違也

無雷國傳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注師古曰捐毒卽

身毒天篤也○

臣召南

按天篤卽天竺也下文罽賓

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塞種卽所謂釋種者也蓋卽浮屠氏國其種分散遍於諸國故又云自䟽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書傳之天竺卽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烏弋山離國傳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

臣

召南

按後漢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蓋前漢

使者但至烏弋莫有至條支者凡言條支所有皆傳聞也故後書糾此文之違

安息國傳治番兜城○番兜城後書作和犢城又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後書作藍氏城

康居國傳東羈事匈奴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刪此注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

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

○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

字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宋祁曰楊本大將作大夫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

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

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櫟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櫟木名

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殖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

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

最為彊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

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纔羈縻屬之而已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

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
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
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卽位○劉敞曰
衍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
字自比於單于
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
將賜物還歸漢

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

善將

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爲將

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

子有子曰岑陬

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

太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廼收

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

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

騫旣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

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

小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

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廼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

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廼益重漢匈奴

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

月氏相屬不絕

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

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

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

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入聘財

漢元封中遣江都

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

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分天一方遠託異國分烏孫王穹廬爲室分旃

爲牆以肉爲食分酪爲漿

師古曰食調飯音飮

居常土思分心內

傷

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

願爲黃鵠分歸故鄉

師古曰鵠音下督反

天子

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師古曰間歲者謂每

隔一歲而往也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

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

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

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

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

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名少夫

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

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

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

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

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

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

史素光皆女名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

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

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

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

欲隔絕漢昆彌

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
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
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
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
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
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
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

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

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

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

○宋祁曰

越本弟字下無子字

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師古

曰舍止也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

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

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

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
鵠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
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

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也

狂王傷上

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搜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

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
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繪因收和意
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

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粹

主頭罵詈

師古曰粹持其頭音材兀反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

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
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

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
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

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

卑鞬侯井以面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宋祁曰面當作西

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音

了嫪者慧也故以爲名

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

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

詔烏就屠詣長羅

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

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
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
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
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
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
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
主田宅奴婢

○宋祁曰舊
本作第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

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

彌弱

師古曰言其尚幼少

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

之卒百人送烏孫馬

○宋祁曰越本鄒本無烏孫字

都護韓宣奏烏孫

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

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

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

○宋祁曰大將樂代爲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爲昆彌

後段

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

曰拊讀與撫同

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

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戌己兩校兵此直徙

已校也

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

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

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

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

馬畜無使入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

時

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

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

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

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

伊秩靡爲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

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

代爲小昆彌

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

漢恨不自責誅

末振將

○宋祁曰越本無責字

復使段會宗郎斬其太子番丘

師古

曰番音盤

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

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

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

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

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

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兼并兩昆

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

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

哀帝元壽二

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至元始中

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

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

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

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
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
所二千二十里

○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十二十里

南至于闐

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
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

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

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

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
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
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
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
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
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
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一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

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扞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

接師古曰扞音烏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

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

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

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

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

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

○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

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

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

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

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

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

臣愚

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

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

師古曰益多也

張掖

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

聞

師古曰騎置卽今之驛馬也

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

徙者詣田所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就畜積爲本

業

師古曰畜讀曰蓄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

下更反嚴勅太守都尉明燹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

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

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而今又請遣

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

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

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

又自發兵凡數萬

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

至道上食漢軍

師古曰食讀曰飮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

不足以竟師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

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

師古

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

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

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

師古曰興軍而遣之

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

夫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參以著龜不吉不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

專決猶雜問著龜也

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

夫郎爲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

廼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

以見彊

師古曰見顯示○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蹟考異無式字故除之

夫不足者

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

匈奴困敗公車方

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

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

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鬴古釜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師古曰上

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

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

今計謀卦兆皆反繆

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候者言

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

軍

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

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

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饑渴

師古曰能音耐

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

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

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是擾勞天下非

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

師古曰伯

讀曰霸五霸尚耻不爲況今大漢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

所聞

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

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障候長

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燹火之失亦上集不

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今燹火有乏又

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

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

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

當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

而已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

郡國二十石各

上進畜馬方略補遺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

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

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扞彌扞彌遣太

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

龜茲何以得受扞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以扞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
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
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
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以便
宜擅發兵也

合五萬人攻龜茲

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爲貴人
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
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

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
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
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
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

師古曰
琦音奇

留且一年

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
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

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
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
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
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

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

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

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

去

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

師古曰
番音盤

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

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

匈奴西與胡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
音丁忽反

去長安八千八百三

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

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

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

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

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
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
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
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
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

戶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
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
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十八
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

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

師古曰鄉讀曰嚮

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

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

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

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

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

車師

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師古曰熹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復發

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

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
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
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
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
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
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
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
曰即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

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

河山

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覓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

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詔遣長羅侯

師古曰常惠也

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

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

○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

吉

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

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

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

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

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

賜第與其妻子居

○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

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

孫遣其貴人將詣闕

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

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

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

以道當爲

挂置

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

之者或不曉以挂爲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挂於心皆失之矣○劉敞曰當道爲挂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爲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挂置猶言儲侍○宋祁曰按通典道下有通字

心不

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

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

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脰

師古曰脰音子侯反

謂姑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

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

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

師古曰比近也

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

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王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

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

單

于遣使送因請其罪

師古曰請免其罪也

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

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

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

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

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

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

恐不能稱

師古曰不副所求也

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

師古曰刁音彫

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

城

師古曰埒婁城名
埒音劣婁音樓

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

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

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盡率
一國之衆也

是時莽易單

于壘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

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

師古曰且
音子余反

史

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

尉將人衆降匈奴

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

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

師古曰示爲漢火也

分告

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

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

師古曰古然字

校尉開門擊鼓

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

子男獨遺婦女小兒

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

止留戍已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

盡脅略戍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

良帶爲烏賁都尉

師古曰賁音奔

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

成立

師古曰索音力追反

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

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

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

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

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

能討天鳳三年廼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

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

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
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
焉耆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剌胡子

鄧展曰剌音衫師古曰剌絕也
音子小反字本作剌轉寫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

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
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

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師古

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

迺表河曲列西郡

○宋祁曰新本西作四

開玉門通

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

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

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瑇瑁音妹

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

師古曰聞天枸音矩

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

之珍盈於後宮

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

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馬音所交反

鉅象師子

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

師古曰鉅亦大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

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

落以隨珠

和璧

師古曰落與絡同

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宸宸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爲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

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

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教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徒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八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

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榷酒酤筦鹽鐵鑄白

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

反勿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

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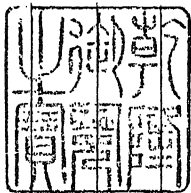
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

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
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
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
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
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
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
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

尚茲

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馬

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
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
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
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
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
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考證

烏孫國傳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云云○通鑑
考異曰傳請婚在元康二年而蕭望之傳云神爵二
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爲大鴻臚蓋誤以神爵爲元
康也

渠犂傳宜給足不可乏○顧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不
乏

務使以時益種五穀注師古曰益多也○
臣召南按監

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連下遣騎假司馬爲斥候讀蓋以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

焉耆國傳治員渠城○

臣召南

按後書作南柯城又北

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後書曰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即其說也焉耆北接烏孫西去條支絕遠所謂海者指大澤巨浸如蒲類蒲昌並稱爲海之比非北海

亦非西海也

狐胡國傳治車師柳谷○

臣召南

按後漢班勇爲西域

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
居爲率疑即此柳谷也

車師後城長國傳即馳突出高昌壁○

臣召南

按高昌

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
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
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

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按拓跋魏時闕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即以此壁得名

贊且通西域近有龍堆○按地理志白龍堆沙在敦煌郡正西關外正西關當即龍勒縣之玉門陽關矣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考證